

KODAK
LICENSED PRODUCT

MI

U

S

KODAK Gray Scale



純
蕪
蕎

西京傳新記第二篇

北林角舩
四條劇場
島原花街
割烹樓

76
3209
2





傳信記二編序

題曰西京傳信記。蓋取其新說異聞記之焉耳。初輯脫稿未及紋梓。而有寫錄而傳之者。人所寫錄傳之百人。百人所寫錄。遞之千人。未及三數月。而亡論都鄙。弗分遐邇。不唯置郵傳命。何其駿足迅駛。一至於此耶。故不知者。誤認以曰電信機。蓋以傳新記之與電信機音相似故焉耳。嗟呼。區區游戲小著。固非可以塵大方清鑒者。唯以少投時好。鑿情竇。不期其售而售耳。然經緯錯綜。如蛛織網。如電機曳線。百步一柱。萬柱相接。不假重譯。而瞬間可以通越裳之信。不用

西京傳新記

二編序

首

西京傳信記
才二編

照得此書已於前日奉覽
三批長生堂父心奉於收

門ヲ 8
3209
卷 2

ル 4
3167
2

指南而咄嗟可以達四方之言者。未必無寓意也。但彼則鐵線以驅使電氣。此則寸管以馳騁才力。其瞬間千里。至遞新於海外。擅場于一時。則非吾輩寒陋措大所得企及也。
明治七年甲戌十月下澣。三谿居士識于平安西洞院小牕明處。

菊池純著

西京傳新記二編

末其體也。燕霞具宿爾。三谿居士著

平安之地。山水明媚。無地不可遊焉。花舞柳歌。無日不可醉焉。筆研精良。宜于文雅之士。古器珍翫。宜于風騷之客。井水清冽。可以煎茗品泉。室堂華潔。可以置酒會友。加之名匠碩儒。盡萃一都。時而賦詩論文。時而聞鳥觀花。時而展觀古書畫。時而陳列古器物。往來徵逐。日盛一日。要之皆休明至治。深仁厚澤之所涵育。為之民者。安得不記其一半而鳴。耕作熙熙之美乎哉。而其尤不可無記者有三焉。一曰北林角

西京傳新言 二編
一
觥二曰四條演劇。三曰島原花街。此三者則闔都盛衰所關係。其事雖小。亦可以鑒省治忽所由也。昔者宋民李格非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予之著斯編。亦竊寓其意云。

北林角觥

角觥。一曰相撲。又曰角力。其所繇來者久矣。史稱垂仁帝時。大和國當麻邑有力人。曰當麻蹶速。勢力絕人。自伐其勇。以為舉世無能敵己者。帝聞之。求其對。或薦野見宿禰。乃召二人。命角其力。野見踢蹶速。折其肋骨。而斃之。遂被擢用。平語又載。惟喬惟

仁。二王爭位。久而不決。乃令力士紀名虎伴善男角力。以定其位。既而名虎負矣。惟喬終即位之事。從是厥後。奕葉相繼。歲時貢諸國力士。以行相撲節會。降自鎌倉氏。以至近代。至其戰爭攻取。兵連弗解。則試此技以定勝負。如甲越二氏鬪川中島是也。其非尋常游戲技觀之可見也。元和偃武。江海奠安。民不知兵革者。殆三百年。於是人皆目以為太平翫具。設場各地。以試其技。觀者輻湊。堵牆不啻。而力士東西各分夥。其軀幹魁傑。絕類逸群。力能扛鼎者。名曰大關。次曰關脇。次曰小結。小結以下。皆曰前頭。其他力人。

西京傳新語 二編
聲名不甚顯。不上角觝等級表者。又不知其幾百人。判之羸輸者。曰行司。管轄之事務者。曰勸進元。其精於技。熟於藝。老而有威望者。曰頭取。故力士角觝。羸輸未判。衆議鼎沸。行司不能折之者。先質之於頭取。頭取乃與衆人胥議。而後地平天成。羸輸初定矣。是以頭取威名。獨擅其場。號曰四本柱。蓋角觝之場。高築土豚。布以白沙。四隅樹柱。頭取各坐其柱下。故名焉。抑角觝小數耳。而其一輸一羸。行司不能折之者。必質之於頭取。頭取不私折之。詢之於羣衆。至論公議平。而後羸輸決矣。烏乎。角觝一力士所爲耳。尚且

不妄束縛其權利率如此。況天下則一大角觝場也。政廳官府。則土豚也。聽訟吏員。則行司也。匹夫匹婦。冤結不伸者。上土豚決其羸輸。行司而誤其羸輸。群衆環視。安得不抱不平。而生風波邪。亦當質之天下頭取。一歸之公平而止也。今也治教休明。獄訟廉平。絕無虞芮爭田。藤薛競長之事。有遜讓之風。無劫奪之弊也。是以行司不須累團扇。頭取不待論輸羸。疆弱定而雌雄決矣。烏乎。豈獨角觝而已哉。丘明之書。首揭其凡例。令讀者一矚瞭然。知其所原也。角觝亦不可不凡例以表其方言也。凡力士角觝。

相持不下。不知勝負所歸者。行司先止其鬪。養其勢氣。令其再起。格鬪者。名曰水入。其紛紜鬪亂。久而勝負未決者。行司亦分而止之。名曰引分。其觀客蟬集。崇朝其雨不得已放場者。名曰入挂。其午後擊柝連聲。姑息肩者。曰中入。中入之後。力士陸續相偕。上土豚。曲踊三百。俯仰屈伸。齊拍手而揖者。曰土俵入。土俵入之儀。極而壯觀。極而偉麗。令觀者不覺喝采舞蹈也。此數者皆嗜好角觝者所熟知。不必待予之多言也。大抵角觝。以晴天十日為期限。一日雨。則延一日。是以雖期以十日。有及半月。若一月者云。

先期十數日。四方庇顧之財主。或貽金帛。或贈樽酒。以寵賞之。又相間糊貼白紙。大署曰。金幾十圓。魚幾百荷。某主人呈某力士。其贈遺尤多者。人皆健羨。以為奇榮矣。又植大小旗幟于街上。濃藍淺碧。或紅或白。以表章力士姓名。皆庇顧財主所寄贈。遠而眺之。如鵬翼搏風。如游龍交戲。鳳翥鸞翔。都人士女經過此間者。徘徊顧望。躊躇久之。亦可以為一時壯觀也。星月皎潔。銀漢橫西。夜將五更。櫓上槌鼓繁音。急節聲徹四外。於是四方觀客。蓐食而起。或攜行廚。或提瓢酒。排擠肉薄。爭而赴其場。場在八坂祠北焉。所謂

北林是也。當維新時，力士有功，故官賜其場，以爲永世角觝處。延袤百餘間，前設二門，一爲胥吏出入之處，謂之御用木戶，一以通觀客，謂之鼠木戶。戶極小，纔容一人，蓋防其濫入也。戶外壯漢數名，設場以權看錢，換以木牌，以爲左券。木戶之上，連署三府力士名姓，榜而揭之。觀客蟻集，未及入戶而喝采聲動地。人皆狂顛，爭求其場。場之中央築以土豚，團圓如滿月，中布白沙，土豚六六，以象三十六禽。四隅樹柱，以表春夏秋冬，柱下置桶水，東西各如一名，曰力水。上施天幕，葺以白板，頭取四名分坐其柱下。場之四方

架以棧棚，華輿可以坐賓主，楹盤可以佐壯觀。其人
大抵非銅臭富翁，則縉紳巨公，歌妓呈笑而狎客，結
機俯瞰棚下，皆畫地占場，宛如井字者，謂之場。場
廣厓二筵而坐十數人，不令八家各私百畝，是以頭
上接頭，背後交背，蟻簇蜂屯，無復立錐之地。旣而一
奴曼聲絕叫曰：東兮虎嶺，西兮龍淵，東虎西龍，各上
場。距躍三百，以試其膂力。其人率銅面而鐵額，東者
則如巨無霸，西者則類防風氏，如龍之蟠，如虎之蹲，
東西對峙，窺其罅隙，行司中立，察其呼吸，一聲喚呼，
直引團扇，於是虎嘯龍吟，電擊雷轟，共工頭觸而不

周欲崩。鷓蚌相持。而雌雄未決。當是時。萬人屏息。兩拳握汗。雙肩聳峰。有庇西者。有援東者。行司手把團扇。左顧右視。旋一旋。連呼曰。殘兮殘兮。正是劉項逐鹿。未知歸誰手。晉楚爭霸。孰其混一之者。

棚下有一儉父。扼腕而觀焉。頭上有喫煙者。興正酣。歡呼打烟管。星火迸墜。止其頂上。儉父不省。忍熱切齒。曰。毋輸毋輸。旁人誡之曰。星火在頂。盍拂而除之。儉父掉頭曰。舍舍。勝負未決。何在於星火耶。

一壯丁。嗔目戟手。張空拳。臨之。乍握。苟人手腕。極力拗之。旁人不知其何謂。號哭叫痛。其人弗悟。罵曰。請

少忍之。東方已危矣。此手豈可解邪。

既而東虎一喝。徑擠西龍。西龍却退。足脚殆將及土

豚。一轉捩腰。攫東虎。踏之於土豚外。行司一閃。團扇

正揚。而勝負既決矣。於是萬人喝采。呼聲震地。爭拋

衣裳。以為纏頭。有起舞欲狂者。有擊節叫快者。罵者。

笑者。立者。坐者。箕踞者。耦語者。千人自有千樣。趣萬

口自有萬般評。纏頭雨下。堆積作邱。

一人歡呼。脫外套。拋之。既而拋衣裳。既而拋佩具。席

亦拋之。瓢亦拋之。盤亦拋之。盆亦拋之。卒顧其左右。

無物可拋。乃脫禪拋之。或見嘲之曰。子既已舉身拋

與之其所剩者。一莖陽物耳。一囊辜丸耳。子何不拋此二物。以為纏頭。其人沈吟久之曰。二物固不足惜也。唯恐今夕角觝。以速卿卿之不平焉。

一歌妓靚粧。拉一舞姬。直踵鼠木戶。將入戶內。守者曰。卿等有禁。不許入戶。敢辭敢辭。妓怪且問曰。鴨水之東。衣食於歌舞者。不降數百家。然而獨峻拒妾輩。不許一步出入。敢問何也。守者誓首曰。卿等皆山貓。非尋常歌妓之比也。山貓而入鼠戶。鼠輩逃竄。吾不知其死處也。妓語塞。遂跋巡去矣。東山。歐山地方。有二種歌妓。名曰山貓。蓋山根子之訛。

紅妓與翠娥。倍兩豪客。觀角觝于棧棚上。一妓頗有

俠氣。柳眉側翠。桃臉潮紅。扼纖手語客曰。妾聞昔者有力士稻川者。曾與其敵手鐵岳角勝負。稻原有恩人。偶其子與某妓昵焉。欲聘而納之。無金可償。詢之於稻。稻許諾之。周旋甚力。鐵亦有財。主希令鐵克稻。鐵本富於財。負於力。因欲啗金於稻。以博一勝。竊諷之於稻。稻曲而順之。蓋欲獲金為恩家。贖妓也。既而自謂。今日角觝。輸則為人所謗。苟贏乎。則金不可獲也。利害炎於中。憂心有忡。時正臘月。雪意砭骨。而鼓音徹耳。曦景將晡。而鬪期已逼矣。當是時。觀客雲集。相排擠而入。鼠戶殆欲破。蓋此日勝負。以稻與鐵為

結局壯觀矣。然而稻意甚不樂。鬱鬱家居。叉手擁火
爐而坐焉。其妻從容謂稻曰。妾頃候良人顏色。似重
有憂者。無乃感寒疾耶。無乃病頭痛邪。妾聞本日結
局。勝負萬人所注目。可謂實一世之壯觀也哉。而髻
亂鬢鬆。何不快梳髮新結之邪。稻心緒紛紜。不啻亂
絲。寢答之曰。唯當依舊整理之耳。因向鏡而踞焉。其
妻早已窺察其意所苦。手執巾櫛。立其背後。紅淚一
滴。灑稻之面上。稻怪之。顧問之曰。卿何由涕泣也。曰
否否。蓋梳水餘滴。令之然耳。夫妻黯然相見。不復交
一語。稻遂起蒞場。妻度事正急。起整其衣裳。獨語曰。

今日角觥。即良人命脈所關係。妾雖無似豈可坐而
觀之哉。輒走鬻躬狹斜。易以黃金若干圓。因俾人輸
之稻。稻尚未知其然也。此時稻與鐵相角。勝負未
決。動則在其下風。人人危之。既而有報道者曰。黃金
二百寄附諸稻川。蓋某財主所贈遺也。稻聞之。膂力
百倍。不唯大旱於甘雨。一喝奮身攫鐵。投之於土俵
外。頭顱一顛。倒沒沙中者尺餘。萬人歡呼。感其膂力。
聲名隱然。動一世云。夫角觥小數耳。而其羸輸強弱。
一係金之有無。豈可不慨歎哉。妾亦因有感焉。頃聽
人讀新聞紙。側聞日本征臺灣。與支那分爭其地。我

直而彼曲。直者壯而曲者老。以直征曲。其獲全勝。何足疑哉。獨所憾者。則國用不給。民力疲困。加之維新以降。王化未洽。海內是以有弄兵乎潢池者。有企不軌乎邊疆者。雖幸由朝廷威力立誅夷之。餘燼再燃。未可測也。然則今日急務。宜當培養其國本。以振興皇威也。夫稻川則力士也。無金則不。得不讓勝於他人也。天下而國用不給。又安得不踐稻川之轍邪。雖然。稻川家有良妻。賣身以救其夫。急厄不至。一蹶貽笑。可不謂幸哉。今我皇國八十五箇國。人民三千五百萬人中。曾無一人賣身典衣。

以供軍須。何其不及一力士之妻。能知其義務哉。妾竊有慨于此。酒亦禁之。肉亦斷之。甘藷亦不啖。南瓜亦不茹。一枝之花。半星之銀。敢不妄費之。絲累黍積。亦將納之於政府。以供萬分國用。諸公醉飽。不慮於此。投衣裳。拋佩具。一擲萬錢。以為力士之纏頭。何其無心腸。一至於此耶。言言刺骨。句句銘肝。二客肅然。正襟避席曰。僕輩庸愚。眼孔如豆。失娘子將軍於目睫。以為尋常一輩之紅粧。幸毋罪不恭。以見指示方畧。僕輩盡力薦之於有司。有司推轂舉之于朝廷。朝廷方今求賢如渴。其必任娘子。以水軍總督。

娘子而爲之帥。水軍十萬。旌旗蔽海。氣船一蹴直赴
臺灣。繕甲峙糧。以爲根據。夷滅醜類。如探物於囊。而
禁暴弭亂。內以鞏固國體。外以和親於各國。果如此。
則衡行六大洲。以雄視萬國。則神后之畧。何足
道乎哉。僕不才。雖不及武內之勇。亦將執爨爲娘前
驅。娘子幸允之。妓頗有得色。客恭奉一卮。預祝其戰
勝。妓舉白飲焉。雖妓在側。冷笑曰。阿娘旣已曰禁酒。
又曰斷肉。舌尚未乾。今亦如斯。敢問何耶。妓曰。毋多
言。勢不得不然也。旣而一力士相角力而勝矣。客
平素所庇顧。客拊舞踊躍。脫其外套。將拋與之。妓曰

止焉。何不留以供軍須。客曰。毋多言。勢不得不然也。
妓微笑曰。呆甚矣。何其似賤妾口吻也。
東西力士迭上場。或贏或輸。或引分。或預旣已了百
餘番。曦景將午。牌木柝連擊。報中入中入之後。再鳴
柝以報土俵入。旣而力士各分隊羅列。水幔映日。錦
綺飄風。一手左之。則千手隨之。一人右臂。則萬人共
之。如舞如踊。一伸一縮。不誤分寸。相俱拍手而止焉。
未幾。奚奴呼名。力士東西臨場。相對而踞焉。行司執
團扇。呼曰。片兮雷電片兮立繩。少焉東方蹶起。挑鬪
西方曰。旗焉。西方一喝促之。東方曰。旗焉。旣而機合

神會東西一時竝起齊鬪。奉飛臂交。一喚一呼。一虛一實。雙額相摩。四腕交爭。如掣電擘雲。如雙蝶弄花。紛紜混沌。相奮鬪者一晌。而神疲氣憊。流汗淋漓。未知勝負歸孰手也。行司跳而入其中間。解腕止鬪。令虎羅再養其力。復起角觥。愈爭愈不決。於是乎雷電與立繩遂為引分。而今日之角觥畢矣。西京觀客相踴躍曰。雷電雖江都小結。不能勝一立繩。立繩之榮多也。坐有東京人。啞然大笑曰。立繩雖勇。固非雷電之匹。不至其一蹶委頭于土豚沙中者。幸矣。二客鬪論久而不決。鄰棚會有浪華人。不忍坐而聞之。挿喙

其間止之曰。僕側聽二君之所論。一是一非。未知其孰優。又猶雷電於立繩。僕請權為行司。為二君判其贏輸。可乎。二客大悅。論諍益力。華客傾聽。急呵止之曰。引分哉。引分哉。西客揚揚。自負曰。東人舌鋒雖銳利。卒不能勝吾輩。吾榮多也。何獨立繩而已哉。角觥放場。日將晡時。西京豪客。庇顧立繩者。設宴某樓上。延立繩觴之曰。今日關取之伎倆。可謂絕類逸群。何不快傾一盞以慰終日之勞邪。因自舉一大觥屬之。觥大如盆。要當盛一升許。立繩欣然立飲之。客大託曰。能復飲乎否。曰。僕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歌

妓數名。執瓶注之。蘸甲淋漓。箕踞而飲之。舉坐嗟稱。曰。關取意氣狀。何其似樊舞陽邪。相俱開便面。扇之。自左自右。自前自後。皆嗟稱弗措。喚呼曰。關取關取。世人稱大關。曰關取。宴正酣。財主再屬觥曰。以時不若無海錯。供下物。不腆黃白。以壽關取足下。因舉黃白三百。錦段十卷附之。立繩拜而受之。財主戲問曰。關取既已博大利。其快豈何如哉。立繩應聲曰。受之者固快。未如與之者更快也。滿坐擊節。以為名言。日之夕。角觥放場。士女絡繹。笑語如湧。有評虎者。有品龍者。或褒熊。或貶罷。笑語紛喧。相俱分路而歸。路

上曛黑。瓊燈點火。乍有一奴星馳而來。呼曰。勝負付勝負付。盖印刷力士名號。及本日贏輸於片楮。以報賣之也。都人士庶喜角觥者。爭而求之。是以一夕一晌之間。往往有獲大利者云。予因謂一部歷史。則英雄勝負付耳。舉世人人宜當爭求。而其能售者。塵塵不過一二種者何耶。盖史傳所記者。則既往之勝負譜耳。非今之勝負譜也。宜矣其求而見之者少邪。若夫當今有人。叙述目前天下之勝敗。印而鬻之。則家求戶購。不啻左思賦三都。其紙賈之貴。固非區區勝負譜可較也。而方今無人。吁豈尤不可惜哉。

四條劇場

四條橋之東。有兩部劇場。南北挾巷相對。南者都万
大夫。布袋谷梅之丞。為之榦事。北者以早雲長太夫
龜谷久米之丞。為之首長。場之正面。揭一木匾。題榦
事姓名。及實傳演劇四大字。屋上構小棚格。施幕。四
隅。樹兩條竿。竿頭團團。結以條截。楮片。遠而望之。則
如白旄之子。子。蓋望標也。每日開場。必亂。過小鼓于
棚格。音節繁細。如急雨。如飛霰。婉轉曲折。相聞而達
於四郊。其放場。又復如斯。每夕劇丁當戶者。至其放
場時。蒙假面。戴布帽。兩手執楮。而舞蹈于戶內。蓋

祝其吉利多福也。大抵一年四時。無時不開場。開則
呈新演奇。歲十一月為最盛。名曰顏見世。蓋劇部以
子月為一月。豈有受用姬周正朔者然邪。今之十一
月。則非子月。尚於十一月行之。蓋失其舊也。

昔者永祿中。有女子曰出雲阿國。頗有姿色。尤善歌
舞。聲名隆隆。傾動大都。當時名卿巨公。爭延而觀之。
又有名古屋三左衛門。江州之人也。亦善歌舞。與阿
國齊名。乃胥議。創開劇部。號曰歌舞妓。歌舞妓之名。
蓋肇於此矣。初設場於祇園南林。後移于五條之橋
南。時豐太閤在伏水城。其入朝於京師。多取路於此。

以觀劇士女。往往擾其鹵簿。遂移于四條磧。既而業中絕承應中。有村山又兵衛者。請官再開場於舊地。至寬文中。遂移于今地云。

劇場比鄰多設茶店。以待都鄙觀客。可以辨酒肉。可以供使令。比屋連軒。簾幕飄風。裙屐盈戶。酒氣羹香。薰染耳目。亦可以窺大都一半也。演劇之場。延袤數十間。舞臺三間。當其中央。左右各架看棚。棚下施一條天幕。揭上優姓名。蓋愛顧豪客所贈遺。看棚下。又設一棚。左右各如一。上者曰鶴棚。下者曰龜棚。皆上客所臨觀。價極貴。而地位尤高。東京所謂高土間者。西京謂之龜棚。

其價少廉。而地位尤低者。謂之場。東京謂場亦有高下之別。其接近舞臺。凡俳優聲音色態。如手取而膝接者。謂之鶴場。其少遠而價差廉者。謂之龜場。其數客釀金雜居於一場。而觀之者。謂之割。其與舞臺相對。場尤遠而價甚廉者。謂之引舟。一謂之聳棚。蓋俳優言語狀貌。以可見而不可聞。故名焉。當舞臺之右看棚之下。通一條板道。以接舞臺者。名曰花道。花道盡處。下一小幙。以便俳優出入。舞臺之左腋羅列大小鼓鐘。以為絲竹合奏處。其看場。價極廉。而地位尤賤。以供藏獲廝養之觀者。名曰藝裏。抑看棚之於藝

裏其高下懸絕固非同日之比也。然至於品評藝之巧拙可否確不可易。則藝裏未必讓看棚者何也。曰具眼耳具眼之可畏不唯秦銅照物美惡妍醜弗得逃其明故滿場俳優尤畏憚具眼之客云。

俳優所打扮食息之處名曰樂屋樂屋分為二層其一則當時名優聲價尤高者居焉其一則賤小劇子為奴僮為捕吏為狗馬足脚者居之如上優則各房區別坐錦茵擁寶爐使令人送迎有奴衣服飲食頗等於王公云古昔名優所謂衣錦乞丐之句詢非虛託也然乞丐而衣錦雖或似僭奢我以吾力競奢

鬪靡未可深尤也。世有錦衣而大冠公然蠹國財者有尸位而素餐坐而糜粟米者吾竊目之以為衣錦之盜遠矣不及衣錦而乞丐邪

先開場旬有餘日先揭一大招牌及劇子名姓于屋上曰某扮某烈士曰某學某忠臣某為某奴某為某妾一一條署色色標陳使人一瞞瞭然不問而知為某演劇也大抵招牌皆畫劇中所演之腰領丹青絢爛五色奪目有屠腹而殉國者有殺吾兒而代君兒者有少年與佳人相攜葬魚腹者有殺人而梟金帛者衣冠而折訟者非青砥則大岡

大岡越前獄公平野乘傳之碑

存緋甲而錦袍者。非義經則豐公。藍縷而乞食者。富貴而歸鄉者。泣而惜別者。笑而合歡者。樓臺也。宮閣也。神林鬼冢之狀也。描寫點染。筆筆逼真。過其前者。儻父佇立。驚其奇觀。小奴凝矚。知其新劇。歌妓亦停展舞。女亦滯步。小姐大孃。老嫗少婢。悉聚而悉佇焉。狸奴亦往觀焉。飯七亦往觀焉。播木亦往焉。播盆亦往焉。比肩聯袂。填咽于通衢之間。至俾路人弗能往來。有一人連呼曰。油兮油兮。人皆跋巡。開路而通矣。每歲孟春例開新劇。既而場老春深。更呈新劇。別揭招牌。若其標榜題號。非管原傳授則鏡山。否則忠臣

藏若仙臺菽。凡此類演劇。概曰時代狂言。傳衍錯綜。能鑿入之情實。時代演之於午前。午後別出新劇。以一洗觀者耳目。名曰世話狂言。其所演多係於贈芍採蘭之事。所謂阿深久松。若阿半長衛是也。蓋時代則以濃厚競勝。世話則以澹泊取喜。一濃一淡。正側迭用。要令老少婦女不厭倦耳。作者用心。可謂良苦而細心者也。其竟昔為日望之。凡戲場編綺語者。名曰狂言作者。嶺琴佐橋奈河諸子。是也。其下筆翻案古今。混淆雅俗。行以新意。令大小俳優得竭其技倆。實三寸不律之所致。作者而一

失其措置則全劇瓦解矣。嗚呼！方今有司舉用人材如作者甄別俳優，委任得其宜，則士氣欲不振得乎？夫一場演劇而不振，或可以償其責也。天下之戲劇而不振，誰乎任其責者？我日望之。

噉彼小星，三五在東，智恩之華鯨，一吼報曉，啞啞之鷄，喔喔之鷄，雀之啾啾，犬之唁唁，以與夫啓戶汲井，鑽燧掃塵之聲，遠而聞之，則殷殷鞦韆，不唯南山遙雷，而中有一種極繁極忙，趑然戛然，體物不可狀者，曰是何聲邪？蓋彼都士女，赴劇場之展音耳。此聲也。亡論宮媛室女，歌妓舞姬，僧道鑿流，市井廝養，一皆

蓐食蚤興，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遠弗屆，咸取路于四條橋，絡繹繽紛，如螻蟻集腐菓，如蒼蠅戀魚肉，觀客麇集，東方已白，先演三番叟戲，既而次第呈技，第一回曰發端，第二回曰二目，第三回曰三目，目則段之謂也。舞臺正面，下一大帷幕，幕上更設橫幅小幕，名曰天幕，皆四方愛顧所寄贈，幕皆木綿製之，染以大優字號，紅紫爛斑，五色如錦，幕之開闔，必以木柝，柝鳴而始之，柝鳴而終之，俳優演劇之時，或至於殺傷擊刺，坐作周旋，尤急劇處，一奴在其後，手執一雙方木，大如柝者，敲板以形足音，謂之附拍子木，此亦

非習慣其技者。則不能為也。午牌前後。觀客益湊。每一戲訖。而幕闔。賣糕者。賣瓜李者。賣演劇名紙者。如呼如訴。未幾幕中。折響。戛戛送聲。大幕正開。舞臺正面。現出一場演武館來。女監岩藤實川。靚粧在上頭。中老尾上侍之。中村慶女其他官媛羅列其左右。代試擊刺法。邪許之聲。與木刀之響。拍拍丁丁。有勝而自負者。有負而赧愧者。顛者。蹶者。跽者。挫者。羅袖飄風。紅裙捲塵。絲竹合奏。音節極急。拍木鼓板。戛戛聒耳。岩藤為人。執拗而多情忌。居常嫉尾上忠實。動主張正議。欲托事折辱之。尾上原富商之子。曾入於後房。寵

幸其夫人。無幾拔為中老。岩藤知其不解武技。令彊試一刀。尾上報羞謝其不敏。岩藤不聽。尾上有新婢。曰阿初。市川右慧婉而矯捷。頗善武技。此日坐人後。觀諸姬鬪技。及見岩藤。侮辱其主。怒氣中騰。欲一擊而窘之。排眾挺進。自啓曰。賤婢不肖。願得代主人見教一刀。榮亦甚也。岩藤首肯。先令諸姬試之。阿初欣然上場。縮條組束其袂。一縱一橫。作十字形。相俱執木刀。蹶起當之。阿初矯捷。不唯飛鳥。鬪未二三合。擊而踏之。代以一姬。又仆之。更僕轉換。都當十餘姬。神色自如。餘勇可買也。岩藤見諸姬屢所挫衄。因起身

親當之。初大悅。一揖而輅之。呼聲刀響。如啄木穿樹。如燕燕下上。一虛一實。一闔一開。未知勝負。婦執手。阿初一躍。投其罅隙。直擊岩藤左臂。臂麻而刀脫。阿初揮刀乘之。尾上苟觀。呵止之曰。賤婢無禮。敢抗女監。何不顧其身之甚哉。阿初俯伏而謝罪。岩藤忍痛而起。怒益甚也。遂令阿初待罪於私室。因目接尾上曰。卿市人之子。未及識武家法。請為卿教之。抑後房有中老。尚如閫外有用人。其為任不可謂細小。然則雖以閨黛釵裙。平素宜當講究。一刀一槍。以備緩急也。如聞卿元籍家翁多財。黃緣權家。納卿于後房。

也。因欲舉履撲之。觀客大駭。相呼曰。又復釀成一場履擊演劇來也。

一舞妓泣飲。不能仰見。主婦哂慰藉之曰。卿昨夜喜不寢。坐以遲天明。其嗜演劇甚於色食。而及其觀之。歔歔流涕。不能自禁。果知如此。不若固辭而不見之。勝也。妓措睫曰。否否。是有說也。妾今見岩藤執拗。罵詈尾上。何其似妾家老婆邪。老婆之罵妾。不唯岩藤罵尾上。罵於起居。罵於食息。放屁一發。亦能罵之。妾故付度尾上意中。不能自已。此所以其流涕歔歔。不能仰見也。主婦掉頭曰。否。盖有甚於此者也。抑妾之

嫁人。家有老姑。不獨諛罵於妾。亦諛使妾。妾能千辛萬艱。忍於不能忍。以致有今日之歡樂。諺曰。苦則樂之種子。卿其少忍之。以俟後來樂事。故驚曰。姑之於卿。亦有甚於岩藤者。卿之諛使家人。亦知甚於老姑也。主婦噤口。不復出一語。

既而中老尾上為岩藤所亂打。鬢髮釵碎。尚能忍痛。不敢出一語。岩藤冷笑。大託曰。快甚。快甚。諸姬騁貽。不知所措。而其媚岩藤者。皆大笑而嘲之。尾上憤怨盈胸。手執其隻履。再拜曰。妾庸愚。已被女監譴責。萬死固所不辭。然而幸得所原。令族罪於私室。為惠亦

早稲田市立図書館蔵

甚也。起且歸其室。一步一淚。龍鍾殊甚。行未十餘步。柝鳴機轉。舞臺變為尾上私房。尾上下婢阿初。聰慧而機敏。此日佐主人退食。殊餽出候之。其廊尾上顏色憔悴。似重有憂者。既歸而就其茵。尚默而不語。阿初百方慰藉其勞苦。吹火添炭。手供盃茶。且曰。主公賢勞。鞅掌公事。其疲困可以想像也。妾試按摩其肩背。庶足以醫終日之勞耶。尾上曰。善矣。阿初遂跪其背後。奮拳撲其肩頭。從容語之曰。主公亦能好演劇邪。尾上微笑曰。好亦甚也。曰。然則妾亦所嗜好。妾昨日代主君。賽眼病地藏尊。橋東劇場之南。近日四

條南部演忠臣藏。因竊得寓目。蓋第三回判官手及
師直之處。妾見師直無狀。嘲罵判官。心熱膽怒。雖事
屬戲劇。未曾不惡其為人也。宜矣判官一刀奮擊。捐
軀而不顧也。雖然忍於可忍。則人人所能。能忍不能
忍。以成功名者。此之謂大忍耳。獨判官志慮短淺。不
忍小忿。以致亡國。遂速後人訛笑。後之為判官者。豈
可不誠而懼之邪。一句一言。暗寓警誡之意。尾上首
肯曰。然詢如汝所言也。沉吟久之。且謂之曰。今有一
事可托汝。汝其聽之乎。否。曰。主公有命。妾生死以之
而已。尾上喜且謝曰。汝忠實至誠。真不負平生也。因

作家書內。諸函慙屬之曰。我有急事。宜當齎之以遞
我家也。阿初絕然辭謝曰。今者夜半。主公何不俟明
朝致之邪。尾上艱然不懌曰。汝既已云死生以之。言
尚在耳。舌尚未乾。而反覆如此。何其食言甚哉。且有
緊要急事在焉。何俟明日邪。阿初俛首謝罪。尾上意
解。乃附書函。密封而遣之。阿初狐疑不出。尾上叱而
促之曰。何其因仍乃然邪。初唯唯而去。當是時。舞臺
一轉。正面下一大緇帷。夜街闇黑。下奴秉燭為導。行
未七八步。蹶而斷其履絢。初手自裂紙。撚作楮線。令
奴繫其履絢。納而步。步未一二間。絢亦斷。又補而行。

西條轉新記

二編

又復斷。初獨語曰。主公有急。令妾致家書。而約斷路黑。以至移更漏。亦恐負主公之命。以速其譴怒。急補履絢而走。乍有一漢。布巾包其面。橫擠阿初。掠其書。函而逸。阿初追躡。引而止之。又有一士人。塞其前路。家奴倉皇。一蹶而仆。於是燭滅夜黑。不辨咫尺。阿初與二漢。三人三處相俱爭。一函。闇中摸索。手將合而乍離。面與面相接。而不見其人。遂三人拾一函。紐解而函啓。中有隻履與一牘。阿初捉而覘之。此時木鳴而帷徹矣。鴉鳴雞唱。而東方已白。現出一大侯邸門前來。白堊映日。而女牆如雪。朱門罩霞。而橫雲抹錦。

阿初忙劇披書讀之。喫驚一喚。握履與牘。飲泣曰。此是主公遺牘。二漢欲褫之。左右薄之。三人鼎峙。相睨而立。觀客喝采。叫呼曰。千金哉。千金哉。當是時。日將下春。觀客蟻集。丘山不帝。有呼酒者。有命殺者。有喫煙者。有促茶焚糕者。有旋遍而走廁者。其出懷鏡背人而勻面者。非宮川坊歌妓。則洗斗巷舞女。其泥客而呈媚者。三樹街之老狸邪。曰二條新地之妖物也。其鬪奢競靡。務取威重者。山麓之貓兒邪。曰富永坊之恠獸也。凡其他魑魅罔兩。畢來畢集。令人坐于腥風魔界也。笑語紛尨。如湧。如羹。蚤已舞。

臺點燭而幕中木響。既而折急幕開。唯見舞臺一面。櫻花老于雨。而落英散雪。棗棠映池。而黃雲涵金。有樓翼然。遠而愈邃。有亭洒然。清而愈雅。鳴蛙哈哈。且歌且語。春雲聚散。或霽或陰。有圮橋。有柴門。有隄。有五。有假山。有石燈。燭光釵影。與吹竹彈絲之聲。近在目睫間。蓋後宮夜宴未散也。岩藤盛粧。手雨傘。挾短刀。步到圮橋。佇立傾耳。曰。池中鳴鼃。一時歇聲。安知非荆曹伏匿。圖不良邪。語未訖。有兩手排籬而露半身者。岩藤停眸。熟視其人。即雨衣而笈笠。女子而男粧。因誰呵曰。誰乎來者。其人敬跪。褪雨衣。一揖曰。尾

上之下婢耳。曰得非初邪。曰然。曰內苑深邃。侯家屬禁。不許奴婢入焉。賤婢亡狀。敢犯大禁。罪固非輕也。且汝至於此。其果有何事故。然邪。曰賤婢有緊要。至願在。曰何也。曰主人尾上。宿痾頓發。氣絲殆。將絕命。妾曰。願得見女監。以一言幸見。枉玉趾。身死而骨不朽也。岩藤心動。佯荅曰。我有痼疾。今暴作。不能舉足一步也。敢辭焉。敢辭焉。阿初冷笑。前膝曰。其所謂痼疾之良藥。妾藏之久矣。以待君不時之需。因取隻履于懷中。展左手出之。其前。岩藤愕眙。大罵曰。咄賤婢。不遜。敢為主家圖不良。吾將寸斷而甘心之。言未畢。

阿初拔刀薄之。岩藤事急，乃扞以傘。因隔傘刺之，刃短不中。當是時，雨繳狼藉，帑破骨碎，尚能持不棄。四匝櫻花樹，而奮鬪于圯橋上。二人氣喘心疲，挫而復起，起而復鬪。於是乎，岩藤與阿初，髻亂簪墜，上下馳逐，勝負未知何如。而木聲箏聲，絲聲肉聲，與夫胡弓之音，叱咤之聲，鏘鏘拍拍，剝然啄然，與銀燭華燈相映帶。觀者魂驚，聞者耳狂，無棚無塲，無割無擊，棚萬口一聲，喝采動地。而岩藤袖裂裳破，躬被數創，流血淋漓，左顛右倒，杖刃而起，左手摔阿初髮，右手揮刀，橫刺其胸。初轉身避之，刃不及膚者，僅一絲髮耳。觀

者寒心，喝采又作。呼曰：實市二兄，技藝如神。既而阿初鬪甚苦，猶能奮當之。卒刺其左腋，岩藤絕叫而悶焉。阿初大呼曰：為主報讐，汝其記之否。當是時，後房姬侍覺其有變，相偕秉燭臨之。廉問得其實，君公嘉賞，舉而襲尾上之職。是曰：二代尾上。諸優羅拜相啓曰：今日演劇已結其局矣。萬人雜沓，相排擠出戶，戶

訂一口呼曰：高評兮，高評兮。演劇放場矣。有兩賈兒，上某酒樓飲焉。酒酣及俳優品題，至岩藤履擊之事，一人慨然歎曰：當今之時，高下異地，冠履易位，不獨岩藤隻履也。士農登庸，在華

西京傳新記 卷之八 五
族之上。是亦非隻履打頭耶。屠者上與平民齒焉。是亦非隻履之打頭邪。廝養而凌家長。賤婢而竝內子。沙彌而壓長老。小鼈而欺大月。凡上下四方。無都鄙。無遐邇。目之所屬。耳之所聞。無適不打頭之隻履。何獨性乎岩藤之隻履邪。一人曰。兄之言亦不可謂無理也。僕少小喜讀稗史。粗解其大意。請舉其履履有裨益于世者語之。昔者有太閤秀吉。嘗為織田氏之奴隸。常擊鞋以從之。然而至其雲蒸龍變。時至而得志。其平素擊鞋握履之手。亦可以戡定禍亂。振作皇威也。留侯張良。亡國一書生耳。嘗捧履干圯上老

人。然至其鷹揚龍攄。駕風雲。撻雷霆。則捧履之手。亦可以斃重瞳。而佐隆準也。大織冠名臣也。其誅入鹿。固皇基。豈非獻靴之手耶。宋劉裕豪傑也。其席卷區宇。駕御羣雄。豈非織履之手耶。抑豐公也。留侯也。鎌足也。劉裕也。皆擊鞋捧履獻靴。織履者。而能決大事。佐大業者。要之忍不易。忍之愧。而堪不可堪之事。堅忍克己之所作為。今尾上不忍小忿。以至自刎。皆閨黨狹中令之然耳。後之抱有為之才者。寧學豐公之鞋。毋做岩藤之履。醉語冗長。燭淚作堆。一人欠伸。促歸曰。至理名言。可謂吾輩藥石也。唯更漏已深。

西京傳新記 卷之二
人力車待戶外久矣。客沈醉一喝曰。忍焉。何不思張良之履邪。

島原花街

當京城之坤位。里而近者曰朱雀。蓋古昔盛時。朱雀門之所在云。今勅為阡陌。中有一郭。名曰島原。紅樓翠閣。擲比不啻。家畜西施。戶養玉環。所謂溫柔之鄉是也。何由名島原。此地原係寬永中開拓。當時海內騷擾。土寇蠶起于肥之島原。據天草之墟。而京師恬靜。花街始開矣。故名焉。云幅員宏濶。東西設門。南北疏巷。街之中央種櫻數百株。以供遊客觀。

翫娼妓分為二等。其上等者曰太夫。亞太夫者曰天神。轉進何曰太夫。蓋原秦政封松之故事也。故稱之曰松之位。何曰天神。蓋妓價一夕而當二十五錢。則不啻公神會。每月以二十五日為永制。菅公尊號。諡曰天滿天神。故被以此名云。又曰菅公在時。酷愛梅華。故又稱天神。曰梅之位。蓋比較諸松之位者邪。抑十八公之與菅三品。今皆下為娼妓之名號。何其稱謂之紊亂。一至於此邪。居士於初編。具論女太夫僭稱。而今又有此稱。方今乘國均者。宜別撰佳名而改其僭稱也。佳名之尤不可不改者為島原。何則。被溫。

柔花柳之淵藪以西陲邊邑于戈擾亂之地名何其不倫之甚耶予不自揆竊換以桃源之字蓋桃源與島原以音相近而字面甚雅馴也抑此地雖無桃花萬樹之觀洞口可以通魚郎桑麻雞犬自為別天地是亦人間小桃源耳唯古桃源之地有畊作熙熙之風不知帝德安在也今之桃源則有租稅有戶稅有地稅有人稅所謂租吏催錢夜叩門者是也此亦時勢不得不然而然者未可慕彼而歎此也

明星爛爛則銀燭照綺筵也輕雷隱隱則人車送豪客也粉面皓齒獻笑其前曲眉僂體呈媚其後財主拍掌麾之以肱則歌妓舞女畢來既升金夫傾囊擲之以花妓家呼纏仲居引舟之妓院女奴周旋於搯酒當枕席之事者名之曰引舟如崩其角而誓首烏乎無錢則雖陶朱猗頓之富翁人嘲之曰窮鬼苟有金則雖簞瓢之回也世推之稱福神洵哉蘓季子之嫂之以位貴金多而俯伏之邪洵哉以佐州之士為媚藥之上品邪然則舉世年少亡家破產典賣傳家之市宅僦居于九尺二閒之陋屋親子三口厪糊口于人力車要之

雖其宅心制行之亡狀令之然抑亦翠娥一笑之所
釀成豈可不懼而戒也哉若夫至於風流才人樂而
不淫哀而不傷則劉玄之天台廣平之梅花又何足
深尤邪世之老實主翁目未嘗知島原之方向足未
嘗踐祗園之新地畢生局促守父母已許之無鹽不
知復西施在人間是亦固陋之翁耳不開之民耳夫
蓮花雖淨乎不入汚泥則不能知泥中之趣也牛炙
雖美乎不食則不足解其味唯能一沉迷於花柳之
淵叢翻然覺悟者初可與語此中趣也初可與稱粹
人無愧也

島原之廓僻在于南郊其折花攀柳者非擲萬錢則
不易求若祗園新地則反之品佳而價廉且其地近
在於目睫間此所以鴨東日盛而島原月衰也然不
失古名妓之品位格例者全在此而不在彼也島原
妓院亡慮數十家而其尤彰者曰隅屋曰藤屋曰某
曰某大抵客之聘娼妓者皆就大樓招之名曰妓令
人抱衾與裯肅肅宵征其太夫之於天神雖寔命不
同毫無怨尤之色頗有國風小星之趣亦 后妃
德化之所覃被詢非偶然也誰謂二南之治不可見
於今日乎哉

春宵一刻千金不吝。花影上欄。而珠簾逗月。紫藤樓上。銀燭如星。翠娥按歌。而紅粧彈絃。長袖呈舞。而沈麝散風。既而太夫臨席。金蓮步緩。媚香薰入。綾羅衣裳。鳳舞龍躍。瑤瑁櫛重。而嵌以珊瑚。七寶釵長。而飾以珠玉。當是非辨才天女之來降。則歌舞菩薩之化身。回首而一笑。則小町衣通。皆吾邦美人名欲徒跣而走。捧心而一顰。則西施孟嬙。殆如無色。諺所謂立則芍藥坐則牡丹。行步姿容。則百合花者是也。於之乎坐客皆醉。獻酬如織。載號載呶。亂我楹盤。屢舞僊僊。有放飯者。有流齧者。有咤食者。有嚙羹者。有反魚肉者。不

知漏刻已傾。而殘燭見跋也。既而青衣誘客。導而赴廁。反而至洞房。楹盤悉收。而銀燭無影。轉瞬之間。鬧熱樓臺。一變為冷淡世界。半點燈檠。欲滅乍明。六曲屏風。斜圍枕上。宣爐香絕。而茶鐺奏笙。譬猶演劇。柝鳴機轉。而別開局面也。大妓既已貼坐。錦蒲團上。銀管喫烟。而朱唇噴雲。眼波流秋。而嬌姿動人。客脫外套。而坐焉。雛妓乃進寢衣。整頓客之衣裳及佩具。置其枕上。問安而去。妓沈吟不語。如內有隱憂者。客恠且問曰。卿何其鬱鬱不樂如此耶。得非宿病再燃邪。得非頭痛偶作邪。何其不一笑回首。以慰我懷抱邪。

妓尚默而不語。於邑久之。微笑曰。妾沉吟不及發一言者。蓋郎君面目似類妾良人。而不誤分寸之故。爾客本千金子弟。頗有大王之癖。好色愛魂飛肉動。而故顰其眉曰。如聞卿亦有良人在。定知風流才人而配其才色雙絕。如卿等者。定是積善餘慶。豈不可羨邪。僕今歲十九年三月耳。未定其佳偶。願得聘一佳人。以慰父母惟憂之心。雖未能稱孝子。庶幾有由以免不孝之名者邪。妓低聲曰。如然。郎君無聊。不惟中饋無久其輾轉反側之情。可以想見也。抑世名媛室女。獲佳婿如郎君。有心腸如郎君。瀟洒俊爽如郎君。

則思戀綦切。不能自禁。豈何如哉。郎君所以羨妾者。妾亦推以為羨郎君也。今郎君不以妾之不敏。一見如舊。妾安得不吐露其衷情。以布腹心邪。妾本鎮西士族之女。嘗嫁同藩某。未及作婚。而良人勤王。已戰沒于關左。未幾父亦戰沒。兄亦戰沒。闔族勤王。以殉國事。尋而廢藩之議起。祿亦奉還。遂扶母上西京。為商邪。未解筭數也。為農邪。未服耒耜。既而阿母罹篤疾。去歲八月溘焉沒矣。弟亦多病。今年八月又沉綿不起。至八月妾是以鬻身于章臺。以供藥餌之願。養今以郎君尊貌酷肖良人。俯仰今昔。中心如噎。是以

西京傳新語
及之願。郎君憐賤妾之薄命。幸得充箕掃之用。不獨
妾之幸福。亦泉下父母之悅可知也。且泣且語。客亦
動容。感歎久之。曰。僕駑才。無知人之鑑。而貞淑清操。
如卿等者。以為尋常花柳之比。殆且失和璞於目睫。
僕亦將告父母。卜吉以聘卿也。卿其幸毋辭焉。妓欣
然。指淚曰。果令其言如暎日。自今以往。郎則妾之良
人。而妾則郎之內子。連理之枝。比翼之鳥。如鴛鴦。如
琴瑟。食亦俱案。寢亦同衾。觀劇必俱焉。賽佛必俱焉。
貧富也。艱難也。生死同之。亡論蝦夷。松前。朝鮮。琉球。
如英。如米。如佛。如澳。如支。那天竺。亦所不辭。郎年百

歲。妾九十九歲。來世必為並蒂之蓮。為兩頭之蛇。綢
繆。繾綣。遂化為石。豈不亦愉快哉。客沉迷如醉。乃語
之曰。昔者男女約靡他之誓。盟者有斷髮斬指之事。
今則不須此般陳手段也。卿其何以為約信邪。妓秋
波一轉。泥郎曰。不須多言。乃如斯耳。瓊臂早已在郎
之角枕下。偶鄰樓有人。朗吟春閨祕戲歌曰。
爐香冷。漏聲殘。樓樓絲管夜正闌。角枕粲兮錦衾
爛。屏掩溫柔夢不寒。屏裏鴛鴦私語細。訴盡十年
幾辛酸。無端也。結巫雲夢。觸枕金釵響珊珊。歡去
香衾春如水。雨二三點撲攔干。

如斷如連。餘音嫋嫋。令人魂消肉動也。時夜且半。東
寺鐘聲蚤。已來于枕上。屈指數之。則報十二時也。客
割愛將去。乃探囊出一封楮幣。予妓曰。此是些子寸
衷。聊以表定情之儀云爾。至其家具納采之資。則千
金亦能辦之。萬金亦辦之。幸毋以勞思念。不日將告
二親。詢故舊。以卜吉日耳。卿其屈指逢之。妓狂喜出
於望外。竊以謂是三年福德之會也。乃竊摹嚮之楮
幣一封。大四五寸。高一二寸。度的十圓鈔三四百圓
耳。以此供其思欲。求甘藷良田。而建南氏會社。娼妓
幸好
食甘藷
南氏。斗大珊瑚珠。足以飾金釵。等身綾羅。可以供體。

嘗聞昔者有仙人。腰纏千兩箱。乘蒸氣船。遊千龍宮。
城人皆艷羨。以為人生至樂矣。意者妾所昵財主者。
無乃其人乎。乃臨別。謹奉寶梳一枚。金鈿一枝。貽客
曰。此是賤妾婚嫁時。君夫人所昵。梳則玳瑁。而鈿則
純金。皆千金之物。妾常十襲珮服。未嘗須臾離其躬。
今願附之郎君。以表無貳庶其諒之。客大悅。謝而袖
之。遂上車而別。妓佇立以送。既而歸其房。就燈下折
嚮之一封。熟視之。則非楮幣。東寫真牌二百葉。而封
之也。妓吐舌大託曰。果如其所見。妾亦將覺其然。故
嚮所貽者。則馮爪之抹子耳。鍍金之釵兒耳。蓋燈市

十錢所購求。客已欺吾。吾亦騙客。以瓦礫報瓦礫。於
妾乎何損焉。因引枕就寢。東方既白。而鳴鴉報曉。連
呼曰。阿房阿房。

為妓難。為客亦不易。大凡媚妓所施設。有呈媚而欺
客者。有挾色而固寵者。有訴薄命而取憐者。有吐露
衷情。不令割愛者。詭譎百端。不一而足。能洞見客情。
施以其術。故百發百中。箭無虛發。客之誤陷其術中
者。大以覆其家國。小以危其軀命。鄙語所謂傾城涕
淚能漏其倉屋。蓋非虛構也。唯能俊爽才人。愛色而
弗溺。色喜情而不迷。情一點不挫折於香囊脂粉之

氣者。始可與語溫柔鄉裏之趣也。

有客無聊。獨卧空房。茶冷酒醒。而妓未來也。鐘鳴漏
盡。而妓未來也。欠伸百回。而妓未來也。乃對枕語之
曰。角枕歸乎。寢無妓。青衣倉皇走而報之。妓即來矣。
少焉。又曰。角枕歸乎。樽無酒。青衣走而辨之。酒立來
矣。又歎曰。角枕歸乎。盤無餼。青衣走而奉之。餼亦咄
嗟至矣。客尚有憂色。又歎曰。角枕歸乎。婦無車。青衣
俄命之。車乃立至矣。妓艷然不憚曰。妾不敏。幸辱眷
顧。琴瑟和諧。以樂今夕。酒云則酒。餼云則餼。車云則
車。起云則起。坐云則坐。唯其所命。然而尚且有猶豫

色何邪。客笑曰。吾所憂者。非口腹耳目之慾也。才色
雙絕。卿具之。吹竹彈絲。卿善之。錦衣玉食。卿擅之。獨
所不贍者。則手管耳。妓院方言。有策者。謂之手管。妓而有手管。雖
顏色甚不揚。泣而欺之。罵而怒之。笑而媚之。踈而親
之。翻弄少年於股掌。掠奪千金於枕席。皆手管之所
致。卿其思之。妓大感悟。自是一意覃思于手管。遂博
大利。擅盛名云。抑又聞之。凡娼妓無手管。以騙人者。
呼曰沒手。沒手者。則娼妓所深愧。故娼妓專尊奉。戶
祝千手觀音云。一云。娼妓而無手管。則其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能具此三者。

在於男士。則謂之大丈夫。在於娼妓。則謂之意氣地。
又謂之張。史稱日本史曾我祐成曾遊大磯妓院。與
妓阿虎昵焉。情好日密。和田義盛亦欲聘之。不聽。義
盛怒。威以禍福。搖之。阿虎益拒之。且曰。祐成寒士也。
義盛大家也。今弃寒士而就大家。狗鼠亦且不食其
餘。妾不忍為此不義人也。義盛不能強之。乃延而觴
之。阿虎竟宴。不侑一卮。亦不交一語云。烏乎。如阿虎
者。能令富貴威武不能淫。且屈者。所謂意氣地是也。
今之娼妓者。有立意氣地者乎。無有也。有解張者乎。
無有也。唯其所能者。賣色而騙客耳。婪金而營私耳。

西京傳新記 卷之五
何其風習之日汚而月下也哉。雖然此言也。講禮於淫肆耳。念佛於屠家耳。以是律之風情水性之娼妓。恐非通論也。唯士而無氣節。士而不踐然諾。帖耳搖尾。干祿於權貴。依熟於勢家。不知自恥者。一聞阿虎立張之與意氣地。不少屈於富貴之風。豈得不愧而死耶。昔之娼妓者。人而虎耳。今之娼妓者。人而狗耳。呼曰阿虎。吾知其命名之不虛也。

割烹樓

西京之府下。以割烹彰者。碁峙鼎列。不遑盡舉。而其尤翹翹者。曰生龜。曰比良木家。曰皆春亭。曰月波樓。

曰清輝樓。曰菊中。曰井筒。其品少下。價尤廉者。曰圓万。曰藤屋。曰若蛭子。其他屠戶肉店。如擲斯比。如鱗斯次。大率廈屋渠渠。可以饗萬客。園庭瀟灑。可以賞風月。况有酒如澗。有肉如林。雪中供筍。孟宗之孝可坐而致也。盤上膾鯉。王祥未必卧冰也。二月中旬。早進三寸之瓜。唐宮之豪奢。咄嗟而辨之。萬錢可以拋八珍之饌。郇國之廚。一舉而設之物。其旨維其嘉。不唯南詠白華之詩。而長于彼者。則短于此。工於西者。則拙於東。未見其能併衆美而具之。一手者也。今試一一品藻之。以爲世之醉侯飲伯之指南車。以令不

迷其方嚮云。蓋比良木之與_ハ皆春饌非不精也。酒非不烈也。然其居在_レ城市之間。乏_ハ山水臨觀之奇也。月波清輝之諸樓。俯鴨河之潺湲。而仰_レ叡岳之突兀。空于避暑。空于賞月。于雨于雪。頗具四時之觀。獨至其酒饌。則未能甚精也。况生龜之豐圓。万之庶。可以飽饒客。不足饗佳賓。可以醉邨翁。不足娛都人。此所以其長短工拙。不能兼而有之也。獨絕類逸羣。空于風流好事之客者。今得其二焉。一為竹葉。一為瓢亭。竹葉之亭。在鴨西先斗坊。仰可以觀東山。俯可以臨鳧川。湘簾半捲。繞以丁字之欄。涼棚架水。斜通雁齒之

橋。銅瓶插花卉。奇香襲人。沙壁挂書畫幅。古色可掬。匾額柱題。皆當今名家之筆。此皆亭上_レ取目擊。若夫至於割烹之新鮮。與鹽梅之旨甘。亦非尋常易牙之_レ取得調理也。食必精。而膾必細。無量之酒。不令飲者及亂。多多之肉。不令食者停筯。今之易牙。視諸古之易牙。不唯獲我口_レ取嗜。併有深得_レ尼山鄉黨之旨也。凡酒樓掌割烹之事者。名曰板場。板則取板場用心。一椀之羹。不苟調。半爨之肉。不苟宰。以眾口為已口。不至阿其所好。要歸其公平而已矣。世之饒客。不察良工苦心有

在飲食醉飽與庸常羹膾十把一束同其品流以為
噲伍者我重為板塲悲之也

竹葉之亭四面皆花柳之淵叢比屋連軒客之遊者
必聘歌妓舞女以佐其歡是以絲肉之聲無家無之
獨此亭絕不許邀娼妓又嚴禁絲肉此所以其異尋
常酒樓而獨擅其塲歟大凡百工諸商博名于當世
者做人之取不做而後可以擅其塲也若夫不能然
事事拾唾餘甘就人之履舄者則非吾取知也

瓢亭在鴨東南禪精舍之門前其地幽邃喬松離立
蒼翠蔽天風來觸之則稷稷作聲如波濤如細雨而

其下茅屋參差向背相接厪離城市一牛吼而有此
幽邃境一可樂也且其池亭雖無宏壯輪奐之美有
池盎然可以濯纓也有亭雅潔可以會友也有牕軒
濶可以眺矚田野也二可樂也苔石無塵脩竹掩門
葦簾深鎖清香薰坐小室茶寮雅而不華庭不甚廣
苔老樹密竹一二叢松七八株與石燈竹籬嘉卉幽
草點綴其間尤得位置之宜三可樂也亭廣者可以
容七八席小者亦不降三四筵翠壁紗牕盡窮結構
之妙盆石瓶花亦非尋常之物四可樂也而其饗賓
不別供奇饌湯煎雞子耳糖燉紫栗耳客餘興未盡

固陋處士曰。方今文明日開。雖以五尺童子。皆知讀
橫文。講洋書。而子獨墨守支那學。攻與世痛痒不相
關之經藝。以不知與時推移。何其固陋乃然邪。假令
未能讀西籍。宜當窺譯文。以少廣其知見也。言未畢。
固陋處士扼腕一喝曰。咄。饒舌。敢弄汝公。我以吾口。
讀吾書。其於橫文。讀與不讀。唯其所欲。安知非費閑
心。恤他人頭痛邪。抑今之洋學書生者。皆沒字鈍漢。
動曰。西洋。西洋。費有用之財。而購高價之書。入塾三
年。其所獲不償所失之一半。甚則併吾國名地名官
名。姓名。不唯不能讀。亦不能記臆之如此。而舍不問。

吾恐未至十年。闔國人民。悉為沒字之人。雖歷代
天皇尊號。至不能讀一丁必矣。夫明於彼。而暗於此。
尚或可恕之也。今之學洋者。不唯不明於彼。併而暗
於我。彼我兩不得。而無益于國。不如始不學之勝也。
子不知慮於此。唯西洋之為學。驅而誘人於不學之
域。此吾尤所不解。面熱眼張。舌戰紛紜。相連結不解。
未幾經濟子與風流生。又割據一隅。風流生大白引
滿。大言曰。經濟子。經濟子。汝以經世有用之學。而自
委任。不知其所謂有用者。果何事哉。子平素一飲。動
傾數升。喜罵人壓人。一意反覆。萬言不啻。豈可謂有

用邪。漏傾燭殘。羹冷酒盡。客醒而我益醉。人困而我愈醜。至於鷄叫天白。乞溺者相喚呼。尚能嗽馬不ヨカマケル息。豈可謂有用邪。抑所謂經濟有用者。酒亦不多飲。飯亦不多喫。朝起而暮寢。多納而少出。子則反之。悉失養財之方。是所以子家道日縮不給也。經濟子啞然大哂。勃然作色曰。汝詬我罵我。以為無用之甚者。似矣。雖然。天下尤無用者。莫甚於書畫。莫大於骨董。汝好翫古書畫。愛古器物。夫晉帖唐碑。非不奇也。湯盤周鼎。非不古也。然至其救飢。則弗及稻與梁也。至其禦寒。則弗及布與帛也。然而一幅之書畫。非拋萬

錢則不可獲也。一拳之怪石。非費千金。則不易購。昔者有一釵之價七十萬錢者。識者擯斥。以為妖物。今之所謂古書畫者。無乃物之妖邪。無乃喪志之具邪。而汝此之耽溺。至以生命易之。謂之無用邪。謂之白癡邪。謂之喪心發狂邪。詬罵調笑。生面下芥。而風流生若聞而不聽。不唯馬耳風。冷笑曰。子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僕請試辯之。使子知其間與秘策而已。抑僕之好風流。非信好風流。蓋假以粧點其面目之策而已。翫其書畫古器。非信愛翫之。蓋假以騙生硬書ミセサキラカザル生。紈袴子弟之術而已。俾僕信愛風流。喜書畫翫古ダシキヒクソウ

西京傳新記 二編 四一
器物。子母三口。其何由得糊口於今日邪。其何由得
日傾一壺酒邪。經濟子大驚。再拜避席曰。僕亦將執
束帛以事先生。
既而空客沈吟。各作送別詩。有擬唐者。有學宋者。有
做明清者。或競清新。或鬪纖巧。或神韻。或冲澹。或雄
健。或流麗。百篇自有百色之趣。千首自有千樣之態。
滿坐傳觀。迭相稱譽。中有一措大。苦吟百回。竟不得
一詩。歎曰。僕小少攻經藝。至韻語唾棄而不顧。何則
以其無用當世耳。僕嚮聞經濟子與風流生論用之
有無。經濟子以書畫古器為無用之第一。然較之與

世痛痒不相關之浮文空詩。未必可槩為無用也。獨
其尤無用者。則詩賦是也。今之所謂詩人者。拾古人
之唾餘。舐古人之糟粕。其自稱曰錦心綉口。其實則
藍縷耳。弊袍耳。以藍縷之心腸。舐唾餘之糟粕。非乞
丐則羸狗耳。學乞丐羸狗所為。公然曰大家。曰名家。
曰先生。曰大人。今乞丐羸狗聞之。其必自誇詫曰。彼
業已為我輩所行。自號曰大家。曰先生。我亦稱先生。
號大家。誰有復尤之者耶。醉語調謔。言言砭骨。舉坐
蕭然。無敢出一語者。妓慰喻曰。先生醉矣。先生醉矣。
人力車候于門外。既過二時間矣。措大尚嗽嗽不起。

妓促之。扶持上車。車夫電馳。挾輶而去。未及大遠。道
九軌。呼曰。俟焉。吾將嘔吐。車夫停車。措大直從車上
日遠。一嘔。酒臭不可堪。車夫擁鼻而立。乍有白黑雙狗。走
就車下。盡舐其吐物。措大熟視久之。曰。誰居舐吾唾
餘者。何其狗兒似大家先生耶。

居士草此卷。稿已脫矣。勉酌一醉。自慰其勞。陶然枕
肱睡焉。夢有輾轆然來者。見之則人力車也。又有長
大特立。頭纏鐵線者。察之則電信機也。有白衣旭章
杖竿來者。接之則國旗也。其他色色器物。種種鳥獸。
盡集其枕上。相俱自訴曰。聞先生頃著西京傳新記。

何不記人力車。何不記電信機。何不記天長節。何不
記博覽會。何不記都踊。何不記長樂閣。何不記修學
寺。不記可記。而記不可記。吾輩惑滋甚也。居士首肯。
輒援筆先記天長節。記未及其半。乍有剝啄叩門者。
蹶起邀之。則吾友文石堂主人也。蓋來促傳新記二
編也。乃急披魯魚而附之。如其三輯四輯。亦當不日
而脫稿而已。

西京傳新記二編畢

明治七年甲戌十月又二月廿七日

官許開板

三谿居士著

發兌書林

西京 柳馬場通御池下町

文石堂 北邨四郎兵衛

同錦小路通西洞院東入町

暖錦堂 齋藤新四郎

京都府下書林

柳馬場通御池下町

文石堂 北邨四郎兵衛印行

